



FANGYAN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南昌大学客赣方言与语言应用研究中心

KEJIA FANGYAN DIAOCHA YU YANJIU

客家方言

调查与研究

——第十一届客家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胡松柏◎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FANGYAN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南昌大学客赣方言与语言应用研究中心

KESHIA FANGYAN DIAOCHA YUYANJI

客家方言
调查与研究

——第十一届客家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胡松柏◎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客家方言调查与研究: 第十一届客家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胡松柏主编.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6.11

ISBN 978-7-5192-1941-3

I. ①客… II. ①胡… III. ①客家话—方言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H17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7066号

客家方言调查与研究

——第十一届客家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责任编辑: 魏志华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25号 邮编: 510300)

电 话: (020) 84451969 84453623 84184026 84459579

<http://www.gdst.com.cn> E-mail: pub@gdst.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德佳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530千

印 张: 31.5

ISBN 978-7-5192-1941-3/H · 1093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咨询、投稿: 020-34201910 weilai21@126.com

- 001 客家方言的应用研究刻不容缓 / 詹伯慧
- 007 新界客家话百年接触演变的启发 / 李如龙
- 020 说说客家话 / 张振兴 张惠英
- 027 原客(客的前身是畬瑶) / 罗肇锦
- 051 说“无” / 刘纶鑫
- 054 壮族聚居区中的客家方言
——记马山县周鹿镇“新民话” / 林 亦
- 065 江西上饶县四十八镇“广东话”略述 / 吴艳芬
- 075 江西德兴市暖水大祀坪“福建话”记略 / 钟兰兰 胡松柏
- 084 江西修水县客家话语音特点 / 卢继芳
- 096 紫金县柏埔客家方言音系及语音特点分析 / 钱奠香
- 106 古田客家话语音概况 / 刘镇发
- 117 江西万载县株山客家话的语音特点 / 胡松柏 彭水琴
- 128 始兴太平客家话语音特点 / 刘胜权
- 140 五经富客话罗马字《新约全书》所记音系及其百年演变 / 田志军
- 150 四川客家方言与四川官话的接触引发的语音成分变化
——以翘舌音为例 / 兰玉英
- 160 灰寨、五经富客家话的上声和去声 / 丘学强
- 170 江西客赣语的新兴分调现象 / 彭心怡
- 185 兴国县潞江方言tc组和tʂ组声母的来源及相关问题 / 庄初升
- 193 客话中古无轻唇音体现字计量分析 / 曾德万
- 203 客家话介音的性质
——汉语介音成分的诠释 / 董忠司
- 234 记越南艾话一种唇化舌根韵尾[-kʰ/-ŋ]音 / 徐富美

目

录

- 242 福建武平客家话的特殊性 / 吴中杰 张学年
- 255 台湾诏安客家话的次方言特色词 / 张屏生 吕茗芬
- 263 从语言的观点, 探究客家师傅话的“师傅”研究 / 徐贵荣
- 276 台湾客家话四字格构词类型表现 / 邱湘云
- 298 台湾南投县国姓乡陆丰客话词汇之跨境比较 / 黄美珠
- 310 客家话的“笃(督、豚、豚、后)”和临高话的比较 / 张惠英
- 318 江西兴国县社富方言语气词的考察 / 丁月香
- 327 客家话中的体标记“啊” / 温昌衍 黄映琼
- 349 客赣方言的动物名词与楚语 / 汪化云
- 355 赣南客家方言的特殊程度副词“认”“全”“一” / 黄小平
- 366 从巴色会圣经读物看一百多年前新界客家话的“Laul”字句
/ 郑秋晨 刘镇发
- 378 再论汉语方言“动词重叠式+补语”结构 / 付欣晴 胡绵绵
- 387 增城老派与新派客家话对比 / 傅杏兰 刘镇发
- 398 两岸客家话语法差异说略
——以梅县话和四县话为例 / 王秋琚
- 411 赣省境内几个客赣称谓词的历时考察与分布成因 / 肖九根 熊玲君
- 423 从“再吃一碗饭”初探客语与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 / 赖维凯
- 449 从民俗语言学看定光佛信仰的民俗语汇意义 / 林清书
- 458 江西境内客赣交界地带方言研究综述 / 汪高文
- 466 梅州外来人员语言使用状况调查 / 温 冰
- 479 客家方言与民俗图解三则 / 严修鸿
- 484 用方言建筑一座文化博物馆
——《我系客家人——客家方言趣谈》方言词语之文化含摄 / 邱冰珍
- 498 后 记



客家方言的应用研究刻不容缓

◇ 暨南大学 詹伯慧

时光飞逝，岁月无情。客家方言的学术盛会自从1993年在福建龙岩举行首届学术研讨会以来，已经逾二十年了。众所周知，现代客家方言是汉语方言中通行面积最广最散的一大方言，从大陆的长江以南到海峡对岸的台湾岛，客家人聚居的地方遍及中国八个省（区）。还有海外华人聚居的社区，特别是东南亚各国的华人社区，客家话也是华人间主要交际工具之一。尽管各地客家人所说的客家话各有特点、不尽相同，但始终是大同小异，大致都能彼此听懂。在汉语各大方言中，这内部差异较小也堪称是客家方言的一个特色。自从20世纪80年代，汉语方言研究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以来，各地研究客家方言的学者无不渴望能有经常交流、切磋研讨客家话方方面面的机会，定期集中开展客家方言研讨活动，自然也就应运而生了。龙岩会议以后，前六届的研讨会先后在客家人聚居最多的粤、闽、赣三省举行，只是到了第七届和第八届，才“出境”到香港、台湾举行。如今在第九届和第十届于首都北京和四川客区举行过后，再回到江西这个客家大省来举行第十一届盛会，借此机会检阅一下二十年来客家方言的研究成果，总结、交流彼此积累的经验 and 心得体会，以文会友，温故知新，无疑是人生一大乐事。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处于这个学术振兴、百业腾飞的新时期，任何一种学问、任何一门学科，特别是紧贴社会脉搏的社会学科人文学科，都不能不根据时代的特点，考虑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谋划学科发展的与时俱进问题。语言学科如此，方言学科如此，任何一项方言研究的课题，自然也该如此。此前我

参加过六次客家方言的研讨会，每次会前总要思考一下在会上要说些什么。近期已接连两届没参加了。这期间，我们从事的语言研究、方言研究工作在悄悄发生变化，突出地表现在人们对语言、对方言的态度上。特别是在大力“推普”已经历过半个多世纪以后，对方言的地位和作用，常持有某些与前不同的看法。在一些方言地区，社会上不时可以听到要防止方言消失，要多给方言以空间的声音。在这些声音面前，我们该如何开展方言工作？我们的方言研究重点该抓好哪些方面？一句话，就是该思考如何与时俱进，如何让我们的研究更紧贴社会的脉搏，更符合社会的需要。看来，正确认识方言的社会定位及方言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从根本上说，其中的着重点还是落到对语言和方言资源性的认识上。毋庸置疑，随着人们对语言作为重要资源的认识日渐加深，把汉民族共同语和汉语方言同样都看做是祖国丰富语言资源的观念也日益深入人心，这多少总会影响到语言工作的总体思路和语言政策的制定。

近十年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十分关注社会语言生活的实际情况，大力提倡“语言服务”的理念，竭力引导社会语言生活和谐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为此，国家语委和各地语委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和数据汇集，从2005年开始，每年编辑出版一部题为《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绿皮书。这一举措提醒人们要多多关注社会语言生活，要在“服务”的理念下做好我们的语言研究工作。有了语言既是重要的资源，作为语言的地方变体——各地方言同样也是重要资源的理念，人们自然会想到，是资源就得好好珍惜、保护，就得好好开发、利用了。此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强调语言规范化，强调推广民族共同语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地方方言作用观念，现在到了需要重新考虑的时候了。如何在提倡汉语规范化、大力推行普通话的同时，也认真发挥地方方言的作用，真正做到“推广一种（共同语），保留多种（方言）”，“有主有从，各司其职，并存并用”，实现社会语言生活的和谐发展，使语言应用的多样化不但不会妨碍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反而能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正是今天我们语言工作者，特别是方言工作者应该持有的态度，应该为之尽心尽力的方向。基于这种认识，多年来，我在许多场合都大声呼吁在方言的研究中要多多关注方言的社会应用，也要多多研究方言在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对于那些应用面较广，社会影响较大的“强势方言”，如粤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吴方言等，应用研究问题更是当务之急。为此，我在不久前举行的“粤语论坛”上刚刚



做过《粤方言的应用研究刻不容缓》的发言。此番来到客家方言研讨会，我自然又想到要以“应用研究刻不容缓”来发言，来继续坚守我的“方言研究应在应用上多下功夫”的理念。

二

方言在应用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也是大有可为的。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弘扬优秀中华文化，其实都离不开源远流长的汉语言文字这一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包含整体的中华民族主流文化，也包含具有地方色彩的各种地域文化。主流文化用主流的共同汉语来承载，地域文化却非依赖各地的方言来承载不可了。地方方言和地域文化的关系如此密切，单就承载地域优秀文化、弘扬地域优秀文化来说，地方方言就是功不可没的了。在这方面，各地方言都或多或少有过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精彩表现，明显的例子如“百花齐放”中的各种地方戏曲，就都离不开地方方言这一载体。拿客家方言来说，从已有的资料看，此前客家学者在整理、保存客家地区历史风韵，显示客家地区丰富多彩民俗风情等方面，都已做过不少工作，堪称成绩卓著。近期随着文化大发展、学术大振兴时代的到来，研究、探讨客家源流、民系、历史文化的著述，以及汇集民间谚语、阐释客家独特语汇等的各类客方言辞书，更是层出不穷，把富有活力的“客家学”研究不断推向高潮。用广东梅州“正宗客家话”唱出的客家山歌一直都是蜚声海内外，代代相传，生动地显示出以客家方言为载体的客家山歌的艺术魅力。尤为令人感动的是，客家人特别钟爱自己的客家话。旅居海外的客家先辈，总要教育自己的子子孙孙，千万不能因为身在海外就忘却自己祖祖辈辈承传下来的乡音。有两句这样的话在客家地区流传：“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足见客家人对自己母语热爱之情是多么地深厚。说到这里，我又不禁想起一件我久久不能忘怀的事：有一年我在新加坡出席世界客家大会，由于新加坡长期推行华人说华语（即普通话、国语）运动，卓有成效，那天的大会恰好又有华人高官应邀莅会，发言的代表大都用“华语”。可是，没料到一位与会代表上台用华语发言后，突然台下有位代表冲了上去，用客家话大声叫喊：“唔晓客家话算脉介客家人！”台上台下一片哗然，浓浓的客家情绪一下子被调动起来。此情此景，实在叫人难忘！

三

方言研究要着力于方言的应用。当前客家方言的研究当然也应该在应用上多下功夫。研究为应用打下基础，应用又进一步促进研究的开展。研究—应用—研究—应用，不断循环发展，客家方言就会不断充满活力，不断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作用，做出贡献！要使客家方言在应用上充分发挥作用，当前宜从哪些方面着力呢？

(1) 既然客家方言在记录、承载客家地域文化方面的作用突出，我们就应继续在这方面多多着力。在丰富多彩的客家文化中，处处刻印着客家方言的烙印。何止是客家山歌，许多深具客家特色的文学艺术，从口头文学、民间说唱到历史悠久、代代相传的客家谣谚，都离不开客家方言这一载体。我们应该结合客家方言的特点，对各种体现客家地域文化的民间文艺进行调查整理，使之广为流传，深入人心。早已蜚声遐迩、人所熟知的客家山歌，作为客家方言与民间艺术紧密结合的典型范例，其创作与演唱的规律如何、在运用客家方言演唱客家山歌时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如何达至完美的效果，这些都值得客家方言学者跟客家山歌的创作者、演唱者通力协作来研究探讨，务必让这一艺术奇葩更好地焕发异彩。

(2) 方言社会应用率的上升是当下方言工作的热点所在。只有提升方言的社会应用率，方言的价值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这既有赖于全社会对方言认识上的提高，也需要相关部门在方针政策上的指引、配合和支持。就客家方言来说，众所周知，台湾岛上经过长时期坚持推广“国语”，让几乎所有岛上居民都能够顺利运用“国语”进行语言交际以后，近一二十年来，又顺应多元文化发展的趋势，进行了许多旨在发展各种族群文化的工作。作为台湾第二大汉语方言的客家话，其社会应用率也因而飞速上扬。台湾当局为此专设了“客家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在体制上、经费上给客家方言、客家文化的发展以大力的支持。如今台湾岛上的新闻媒体，在主流语言“国语”“台语”（闽南方言）之外，也常常可以听到客家话的声音。这就使客家话及其所承载的客家文化在社会上得以传播和弘扬，客家方言的应用问题也就落到实处了。我国大陆地广人多，方言复杂，此前由于大力推广全民使用的民族共同语的需要，国家的语文政策要求全社会在宣传、教学、公务往来等方面都使用全社会的通用语言——普通话。作为一个多民族、多方言的十几亿人口大国，提倡在一切公共场合使用一种通用的语言进行



交际，无疑是十分必要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现在可以说，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大致实现了普及全社会通用语——普通话的目标了。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换个角度来思考一下，在推广民族共同语业已取得成效，普通话已经基本普及的前提下，是不是也该强调一下发挥地方方言这一语言资源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在承传、弘扬优秀地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了呢？方言扎根在广大人民中间，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因为“推普”而日渐消失的。近期各方言地区人民纷纷要求在社会语言生活中给地方方言以应有的地位，各地方媒体及地方电视广播节目顺应本地民众的需要，也不时安排一些以地方方言播演的节目。20世纪90年代，为响应联合国关于拯救世界上各种濒危语言（含方言）的号召，我国也开始了拯救濒危语言的工作，一些由于缺乏社会应用而面临濒危的地方方言同属拯救之列。事实说明，推广共同语和保留方言、发挥方言的作用是不会有矛盾的。长期以来我国“推普”的实际做法一直是“推广一种，保留多种”，“有主有从，各司其职，并存并用”，绝无要使哪一种方言从社会上消失的意思。只是可能由于人们集中精力于“推普”，难免把方言的保留以至如何发挥方言作用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以至客观上造成方言的社会应用日渐式微的后果。“推普”中提倡各级学校使用普通话作为教学以至作为校园的用语是无可厚非的，但一些家长误会了，以为在家庭里，也要像在学校一样，把赖以凝聚家庭成员的方言放弃，甚至要把方言赶出家门，那真是糊涂至极！方言跟普通话理所当然地会并存并用，家庭正是使用方言的主要场所，家长就应该负起责任，让自己的孩子回到家里能够说自己父辈世代代传下来的母语——方言，而不应该自动放弃。只要我们每个家庭都处理好“推普”与“保留方言”的关系，让每个方言地区的孩子从小就习惯于过“普通话+方言”的双语生活，方言就不至于因为“推普”而失去了应用的机会。在这方面，如果孩子真的因为在学校里说普通话而忘却了仍可活跃在家庭里的家乡方言，说着方言的家长实在负有无可推卸的职责！客家方言在客家地区的城镇乡村都有很高的使用率，但在“推普”的大环境中，要保持客家方言在社会应用中始终充满活力，仍然需要政府和民间的配合和支持，例如提供更多客家方言应用的场所，兴建弘扬客家文化的博物馆，举办使用客家方言的群众活动（如客家山歌对歌会）等，以酿造浓浓的客家文化氛围，为客家方言使用率的持续上升创造条件。

（3）结合爱国爱乡的乡土教育，应该适时开展普及客家文化的工作。首先要

编好一些能体现客家方言、客家文化特色的乡土教材，在客家地区的小学中开设专门课程，请熟悉乡土情况的老师用客家话来讲授，达到使客家地区少年儿童熟悉自己的家乡母语，认识家乡独特文化的目的。在这方面，多年来台湾研究客家的朋友有过许多很好的实践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4) 要推动客家方言的社会应用，必不可少的前提是摸清客家方言此前的应用情况，对客家方言已有的各个应用领域进行全面地调查分析，弄清楚在哪些方面客家方言能够广泛应用，畅通无阻；哪些方面存在障碍，难以广泛应用。在此基础上，再来研究如何促进客家方言在社会上的应用问题。此外，客家方言在应用中还面对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客家方言的拼音方案问题、客家方言词语的书写问题等。这些都需要客家方言学者及时进行研究，提出可行的方案，以利于应用。

总之，当前我们应该着力于客家方言的应用工作，有关客家方言应用的研究刻不容缓。



新界客家话百年接触演变的启发

◇ 厦门大学 李如龙

一、一个方言接触演变的典型案例

香港新界的乡村人口，原是客家人占优势。据张双庆、庄初升（2003）调查，新界的631个村落中，客家村落有341个，占54%；和“围头人”混居的有67个，占11%，因此客家人在新界人口中所占比例应该在60%^①以上。这些客家人主要是康熙年间迁海复界之后从粤东一带迁徙过来的。近一百多年间，广府人大量涌入香港，粤语很快就成了政界、商界和学界的主体语言，经济文化的劣势和人口比例的逐渐下降，使原是土著的客家人也难以恪守“不忘祖宗言”的古训，都市化的迅速发展又使农业村落陆续解体，繁忙城市生活中的客家人不但无暇顾及母语的延续，甚至耻于当街说客家话。如今50岁以下的客家人，很多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母语，如果家里还有老年人，多少还能听一些、说一些。

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巴色会传教士就在香港新界接触客家人，调查客家话。1879—1880年先后出版了用客家话编成的蒙学课本《启蒙浅学》的罗马字拼音本和汉字本，后来的二三十年间，又出版了多种客家话圣经和“简明语法”，这些文献相当完整地保存了当年新界客家话的语料。庄初升主持的国家社科课题完成了据巴色会文献对新界客家话的研究，最近出版的结题报告《19世纪香港新界的客家方言》^②（以下简称《19世纪》），就一百多年前的新界客家话和现在的新界客家话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比较，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客方言百年演变的样例。

① 张双庆、庄初升：《香港新界方言》，香港：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17页。

② 庄初升、黄婷婷：《19世纪香港新界的客家方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语言调查一般都找年过半百的人做调查，经过调查整理编辑成书，《启蒙浅学》所反映的新界客家话应该是19世纪中期的语言事实。近两百多年间新界客家话的演变主要是在强势的粤方言挤压下发生的。其中当然也有通语（现代汉语）影响的因素，但不是重要的因素，因为粤语接受通语的影响主要是在书面语，在粤语地区通行普通话只是不久前的事，至今还远未普及。在香港新界，客家话所受的通语的影响主要也是经由粤语而发生的。从客家人进入新界到19世纪中叶，客家话已经接受了粤语影响百余年，从那时到现在又过去了百余年，因而拿这批语料和现在的新界客家话做比较所得到的样例，可以说明三百年间新界客家话在粤语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的全过程。

任何方言都有自己的特征，方言的演变就是特征的演变。本文试以新界客家话这个百年接触演变的样例来看看方言的种种特征在接触演变过程中有哪些不同的表现。

二、语音系统在接触演变中变化最少

19世纪新界客家话有声母22个，韵母54个，声调6个；现今的新界客家话声母并为17个，韵母合并为49个，声调还是6个，没有变化。整个演变趋势是音类的合并简化。声母减少了5个，一是tʃ、tʃ^h、ʃ并入ts、ts^h、s，一是kv、k^hv并入k、k^h，还有n、l合并了，有些齐齿呼的零声母字读得像ɜ。从马礼逊《广东省土话字汇》（1828）及其他文献来看，早期的粤语应该是精组读ts类，知庄章组读tʃ类，^①如今的粤语也大多合成一套了；n和l在今天的广州和香港的粤语也正在合并为一个音类；见组声母拼合口呼，新界客家话与当地一些“围头话”、“盞家话”（都属于粤语，如蠔涌、三门仔等地）一样，把唇化作用精简了（kw>k）。在韵母方面，香港客家话一百年间也减少了5个韵母。一是把精组字所拼的ɿ韵并入i，一是把山摄三四等字的ien、iet并入en、et，还有，把管字很少的ie（只管3个字）、iat（只管“嚼”一个字）两个韵精简了。管字很少而且不是常用字的韵在方音演变中被精简是很常见的现象，其余几条音类的合并也都和粤语的影响相关。现代粤语精组所拼的ɿ也并入i，山摄三四等字也正是读成接近en、et的in、it。

新界客家话语音方面的其他变化则是一些比较零碎的变化，有的在当时或现

① 马礼逊：《广东省土话字》，澳门：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1828年版，第58页。



在还存在着新老派的差异。例如《19世纪》所指出的，当年的日母字逢 i 韵读为 η，逢其他韵读 n，现在大多数读如疑母 η，少数读 j 或 ʒ；流摄一三等，老派还分 eu-iu，新派混为 iu，流摄三等与章组相拼，老派还分 u、iu，新派混为 iu。^①

除了以上所述的百余年来新界客家话语音上的演变以外，客家方言的多数语音特征在新界客家话还保存得很牢固。现就多数学者认同的各项语音特征，参考《19世纪》所概括的条目，列举如下 12 条，为节省篇幅，只举例字、不列字音：

(1) 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今读为相对应的送气清音，如：婆茶读坐重白。

(2) 古非组口语常用字白读音还有十来个字保留上古时期的双唇音，如：肥符分尾网。

(3) 古晓匣母拼合口呼的多数字今读混入 f 声母，如：火花胡欢华贺魂。

(4) 古溪母一些口语常用字今读混入 h，如：开去客坑肯，少数合口字混入 f，如：苦、裤。

(5) 古阳声韵和入声韵的韵尾今读仍保留 -m、-n、-ŋ 和 -p、-t、-k 的对应，如：参—插、办—八、汤—托，但曾摄字今读混为 -n、-t，如：等、色。

(6) 韵母没有撮口呼韵，古合口三四等字今读混入开口、齐齿和合口，如：鱼全、徐雨、律竹。

(7) 古合口一二等韵拼见系的字今读多变为开口，如：果瓜关光快国。

(8) 部分口语常用的古浊音声母上声字今读混入阴平调，如：马野礼以有（次浊），社坐弟近舅（全浊）。

(9) 少数口语常用的次浊声母平声字今读混入阴平调，如：毛蚊魔鳞聋。

(10) 古入声字多按古音清浊分读为阴入、阳入两调，调值阴入低、阴入高，如：国出腹作，读集合十，但部分次浊字读为阴入调，如：笠袜日六。

(11) 一些常用字用作词汇时有文白异读，表现在声母、韵母和声调方面都有，如：扶知飞，个世研，野弟近。

(12) 多音词语连读时不发生轻声、变调、儿化等连音变读，如东西、闹热、人客、唐山、碗仔、椰子、佢兜人。^②

语音有较强的系统性，整个语音系统是封闭的，口口相传之中不容易发生系

① 庄初升、黄婷婷：《19世纪香港新界的客家方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2-64页。

② 庄初升、黄婷婷：《19世纪香港新界的客家方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11页。

统性的变异，为了维持两三代新老辈之间的交流，也不宜有太多太快的变化，因而语音特征的演变就比较小。词汇是开放的，其变化往往是一个个地变，或增加或删减，虽然发生系统性的变化较少，随着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单个词语的变异却是大量的。方言语法的变化更多地是虚词用法上的变异，语法化过程中往往有许多量变的积累，而且常常采取两种说法的并行更替。这就是方言语音特征的演变比词汇和语法缓慢的原因。

三、语法特征宏稳细变，常有并行交替

总体上看，新界客家话百余年来在语法方面的变异比语音方面多些，但具体的表现有许多不同。宏观方面变得少，细项方面变得多；实义变得少，虚义变得多，有的变异常常先保存不同说法，经过并行而完成新旧的替换。

语法特征有宏观的规律，也有微观的细目，汉语语法的宏观规律在百余年间是不可能有明显变化的，例如，没有形态变化，词的语法类别（词类）少有规定性的标记而且不与句子的结构成分挂钩，不论实词之间或虚实之间常有兼类现象；词汇重于语法、意义重于形式、修辞（语用）重于语法；从构词到造语到组句，构造方式大体相应相通（并列、偏正、述宾、述补、主谓、附缀等），虚词（含语缀）和语序是表示语法关系的主要手段；等等。这些宏观的特征都是数千年中形成的，不但经久不变，而且在历代通语和方言之间也有很大的共同性。从《19世纪》所揭示的新界客家话百余年来变化的看，语法上的变化都是在具体细目上表现出来的，例如疑问句的一种句型——否定副词“唔”置于句末造成问句，在百余年前很是常见：

你知唔？

禺系罗马人唔？

看佢兜还在唔？

今下知得求上帝祝福系几紧要唔？

佢受既洗礼，你兜受得唔？^①

《19世纪》指出：“这种句式在今天新界一带的客家方言中已经不再使用

^① 庄初升、黄婷婷：《19世纪香港新界的客家方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5页。



了，体现其一百多年来的发展、演变。取而代之的是以语气助词，‘么’煞尾的是是非问句或者另一类反复问句。”^①否定词置于句末的疑问句式曾是唐代口语通行的句式，朱德熙指出过，《祖唐集》出现过的“VP唔”500句，而“VP唔VP”才出现11次。^②在闽南方言中至今还保留着这种句式，而客家话就在这一百多年间淘汰了。《客赣方言调查报告》所调查的17个客家方言点，在“晓得不晓得”、“能来不能来”这两个例句^③中，都没有这种句式的说法，粤语也不这么说。可见这是与粤语接触，随着客粤的演变大流发生的变异。

汉语的语法意义主要用虚词和语缀来表示。宋元之后许多虚词和语缀从实词虚化而来。客家方言历来只有口语的运用，民间也唱唱山歌，往往没有书面语的加工和书写的形式。因而在这个实词虚化的洪流之中，不同的小方言就各自为政，没有整合出统一的规范。这里以最常见的动词的完成体（相当于普通话的“了”）和被动态介词（相当于普通话的“被”）为例，来看看各地的客家话里都有哪些不同的说法：（以下例句引自《客赣方言调查报告》^④）

	了（吃了饭了，手机坏了）	被（被他猜着了）
梅县	哩lei ^{3⑥} ，欸e ² ，撇p ^h ei ³	分pun ¹
翁源	讠het ⁷	分pun ¹
河源	□pau ⁵	把pa ³
清溪	里le ⁰ ，欸e ⁰	分pin ¹
宁化	哩lei ³ ，跌t ^h ia ⁷	分p ^h ei ¹
长汀	嚟le ² ，撇p ^h e ²	得te ²
宁都	个kə ⁰ ，掉t ^h iau ⁶	被p ^h i ⁶
赣县	了liə ³	讨t ^h ə ³
西河	开hoi ¹ ，了liau ³	拼pan ¹

据罗美珍、林立芳、饶长溶主编《客家话通用词典》^⑤（2004），这个表示动作完成的体助词，惠州也说“开”hoi¹，连城也说“撇”p^hi⁶，武平坪畲也说“讠”het⁷，石城也说“掉”t^hiau⁶，瑞金也说“里”li¹，兴宁也说“跌”tiet⁷，上犹也说

① 庄初升、黄婷婷：《19世纪香港新界的客家方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8页。

② 朱德熙：《“V-neg-VO”与“VO-neg-V”两种反复问句在汉语方言里的分布》，《中国语文》1991年第5期，第328页。

③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47页。

④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42-444页。

⑤ 为了方便于方言之间的比较，本文记音音节声调以上标数字表示调类。

⑥ 罗美珍、林立芳、饶长溶主编：《客家话通用词典》，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了” li³，此外还有连山、三江说“去” hi⁵。^①如果查阅更多的客家方言材料，一定还会有些其他的说法。可见这类语法化的虚成分，几百年间在客家方言里曾经发生过发散性的分化，后来有过一些小范围里的相互影响，但并没有大面积的整合和规范。从这里可以看到近代以来方言里的虚化成分演化过程的一斑。

一百多年前的新界客家话表示动词的完成体经常用的是“开” hoi¹，例如：

树头下就有只狮，在喱里躲荫睡开。（树下就有只狮子，在那里乘凉睡了）
今下偃代人掌开三夜更有睡。（到现在为止，我替人守更守了三个晚上都没睡）
害开生命害灵魂。（害了生命害灵魂）
因为父母过开世。（因为父母过世了）
过开几只月。（过了几个月）
烧开几下都唔过门。（点了几次火都开不了炮）^②

有时也用“里”“来”或“倒”，“里”“来”和“倒”还可以与“开”连用或并用，例如：

到里就对佢咁样话。（到了就这样对他说）
喱兜白鸽子出里。（那些白鸽子孵出来了）
后来渐渐生涨，生老里就变作黄色。（后来渐渐生长，成熟了就变成黄色）
手又癩开里。（手又癩了）
但系畀人吓倒里，就焱得极快。（但是一旦被人吓了，就跑得很快）
但系有钱难买早知，等得知来都迟开。（但是有钱难买早知道，等到知道了就晚了）^③

到了当代的新界客家话，原有的“开、来、到、里”都还在使用，并没有接

① 罗美珍、林立芳、饶长溶主编：《客家话通用词典》，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134页。

② 庄初升、黄婷婷：《19世纪香港新界的客家方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8页。

③ 庄初升、黄婷婷：《19世纪香港新界的客家方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8页。